

大家精要
DAJIA JINGYAO

熊十力

XIONG SHILI

郭齐勇◎著

湖北黄冈熊十力先生是一位自学成才的怪杰。他特立独行，无所依傍，是现代新儒学的大师，世界著名哲学家，曾任北京大学一级教授，全国政协委员。他一生捍卫中华文化的主体精神，弘大孔子之道，主张思想、学术与精神独立，自本自根，自信自立。他是20世纪中国最具有原创性的哲学家，消化佛学，回应西方的挑战，建构了以儒释道为基础的新的本体——宇宙论与本体——方法论的哲学体系。作者从第一手原始资料中爬梳出熊先生的家世、经历、交友、学习与著述的过程，简要阐明其学术思想的精义。由于熊先生曾参加过辛亥革命，与国共两党政要、社会贤达、学界名流相交游，故本书的生动记述，不仅还原了熊先生的一生，而且还记载了诸多名人的奇闻轶事，颇为传神。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教育出版社

中和化德传媒有限公司 策划

大家精要

熊十力

郭齐勇◎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教育出版社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藏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熊十力 / 郭齐勇著. —昆明: 云南教育出版社,
2008. 9

(大家精要)

ISBN 978-7-5415-3548-2

I. 熊… II. 郭… III. 熊十力(1884~1968)—传记
IV. B2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36390 号

出 版 人: 李安泰

策 划: 中和化德传媒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易 山

整体设计: 向 炜 高 伟

大家精要

DAJIA JINGYAO

熊十力

XIONGSHILI

郭齐勇◎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教育出版社 出版发行

(650034-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北京市兆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装

开本: 660×960 1/16 印张: 10 字数: 100 千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 000

ISBN 978-7-5415-3548-2

定价: 16.80 元

目 录

第1章 贫寒子弟 革命志士	001
一、贫寒农家子弟	001
二、投身反清革命	004
三、生命的转折：从政治到学问	010
第2章 从学习佛学到自创新论	017
一、处女作与蔡元培	017
二、与梁漱溟交游及在南京学佛	022
三、被聘为北大特约讲师	025
四、自创《新唯识论》	029
五、与马一浮、林宰平交游	034
六、围绕《新唯识论》的论战	039
第3章 苦难岁月 学贵自得	043
一、抗战前在北平教书	043
二、抗战期间在后方的著述	051
三、抗战后的漂泊无定	063



001



002

第4章 精神孤独的晚年	076
一、为复兴中国文化向中央建言	076
二、定居沪上的生活	083
三、生命的终结与死而不亡	099
四、人格风范与境界	102
五、国学共同体	108
第5章 哲学思想要旨	116
一、体用不二 立体开用	116
二、尊生明有 主动率性	121
三、生命体验 思修交尽	126
四、本体哲学的当代意义	131
第6章 中西文化观	135
一、中西文化互济互补	135
二、传统与现代的调适	140
三、中国文化的价值	147
附	
年谱	153
主要著作	154
参考书目	155

第 1 章

贫寒子弟 革命志士

一、贫寒农家子弟

熊十力生于清光绪十一年（1885），生日不详。他是湖北省黄冈县人。其家乡离黄冈府地黄州尚有 60 华里，在上巴河以北的张家湾。现在，他和夫人的灵骨即合葬在那里。熊十力的家世，据他晚年（1965 年 8 月）所作的《先世述要》说：“余家世穷困……三世皆单丁，都无立锥地。”他的曾祖父光东先生早年弃世，曾祖母华太夫人守寡养育族侄敏容为嗣子。敏容即十力的祖父。敏容务农兼做木匠，娶曹氏，生一男，即熊十力的父亲其相。其相为县学生员（秀才），在乡塾教书，娶高氏，生六男三女，十力排行老三。长兄仲甫、二兄履恒、四弟晋恒、五弟继刚、六弟继强。十力原名继智，又名升恒、定中，字子贞（或子真），1924 年后更名十力，晚年自号漆园，又号逸翁。

熊十力的父亲通晓经史，学宗程朱理学，一生困厄。十力八九岁起，即为邻家放牛，岁得谷米若干以补贴家用。父亲授徒在外，偶尔回家教他识几个字或讲点历史故事。他十岁那



年，父亲已患肺病，勉强支撑着教书，因叹息十力“此儿眼神特异”，好问好学，遂带其就学。先教《三字经》，十力一天就背熟了。继授四书，十力求多授，但父亲每不肯，让他慢慢读，慢慢领会。据说他当时的一篇八股文习作，颇令父亲惊异。眼见如此聪颖的儿子，自知来日无多的父亲格外痛惜。幼年十力在父亲身边读书大约只有一年时间。后来父亲的咯血症日益严重，竟至不起。临终前父亲抚着十力的头哭着说：“你终当废学，这是命啊！可是你体弱多病，何能胜任农事，不如学点缝衣之业，糊糊口而已。”小小的十力对父亲立下誓言：“儿无论如何，当敬承大人志事，不敢废学。”他父亲所以早逝，是因为遭到乡间恶霸陷害。为了房屋的事，在县衙打官司，贪官污吏受贿卖法。父亲贫病交加，含愤而歿，给他留下的遗言是：“穷于财，可以死吾之身，不能挫吾之精神与意志。”不几年，十力的母亲也辞世了。

熊十力的长兄仲甫15岁即废学务农，边躬耕边读书。父母双亡之后，长兄担当起家务重任。十力以长兄为榜样，一边放牛，一边自学。几年后，长兄送他到父亲的朋友何先生处读书。何先生喜爱十力聪慧，允许免费上乡学。这位何老师名桢，字圣木，学宗程朱，非礼不履，在清末亦主张变法，在乡间创办学校，劝妇女放足，但厌闻革命，其议论接近张之洞。何老师曾对熊十力说，令先德其相先生对儒学颇有研究，主张并尊孟子和荀子，以见儒学之博大，惜天不假年，未能创发其学。熊十力当年志不在此，仅仅在何先生处读了半年，因顽皮好动，屡受斥责，难耐约束而出走。

熊十力十六七岁即开始了游学乡间的生活。那时他就有了一种自信，追求一种自由的生活。此时的他，十分张狂。他常常对人说：“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他不喜欢受礼仪的束缚，夏天裸居野寺，时出户外，遇人无所避，又喜欢打菩萨。

乡亲们称他为“张儿”。昔日他父亲的弟子，一位姓余的先生，曾痛责他的放荡不羁。

此时的他，自学宋人陈亮（同甫）的书，仰慕其事功之学；不久又迷恋上明人陈献章（白沙）的书，忽起无限兴奋，恍如身跃虚空，神游八极。他懂得了人与禽兽的区别，领悟到真实自我的价值。

此时的他，趋新、交友。邻县有一位举人进京会试，每每购回一些新书，例如介绍西方科学常识或社会政治风尚的《格致启蒙》之类的书，十力常去借阅，颇感兴趣。通过这一渠道，他得以阅读维新派变法的论文与奏章。尽管此时变法已经失败，但透过传到乡间的这些文字，他知道世变日剧，顿时产生了关心国政时局的冲动。这时他把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抱负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当时海内风气变化，青少年都骂孔子、毁六经。十力亦视六经诸子如粪土，将古书掷于地下，骂声不绝。

熊十力交游的朋友中，有一位叫何见田，又名自新，字季达，和十力同属一县；又一位叫王汉，字竹庵，又字怒涛，蕲水县人。蕲水与黄冈毗邻，今名浠水。王、何二位同师事蕲水何炳藜（焜阁）先生。何先生喜谈时事，启导学生笃行实践，拯救国危。何先生曾上北京应试，知道康梁变法之事。与这些人相识，是熊十力走上反清革命道路的重要机缘。何、王、熊等曾组织一个新学会，高谈阔论，非尧舜，薄周孔，毫无避讳。

鄂东黄冈、蕲水、蕲春、黄梅、广济、黄安一带，历来是人文荟萃之地。明清两代，这里出了1800名进士，几乎占了鄂省进士的一半。仅黄冈县，每年应试者常达数千人。张之洞常赞叹黄冈多才。大概是因为这里的文化人特别多，对于国事的关心形成一定的氛围。熊十力父子都曾受到熏陶。十力年少

时，父亲曾对他讲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故事。他问道：“莫不是儒生造反吗？”他父亲笑而不应，似默认造反为是。有一次在乡间看戏，父亲曾告诉他，台上是汉代人的服饰，与清朝人不同，现在不能穿那时的衣服。十力问：“是汉人多还是满人多？”父亲答道：“汉人多。”十力又问：“以众受制于寡，为什么？”父亲默而不答。

二、投身反清革命

王汉习儒术，读兵书及豪侠传，购剑自舞，人们都笑他太痴。何自新童年参加乡试，得全县第一，为人豁达不羁，人称为醉侠。在何焜阁的影响下，王、何二人有覆清之志。此时熊十力读了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等明末清初思想家的书，已有革命之志。1901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强迫清廷订立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民族危机深重。熊、王、何三人离开故乡，共游江汉，欲联络有识之士，图天下大事。三少年英姿英发，指点江山，时常借题发挥《易经》“群龙无首”之义：“人各自立、人各自主，则群龙也；天下不得有君，故无首也。”何自新读黄宗羲《原君》，深受启发，主张振民权，任自由。为富国强民，改革社会，他们发愤读书，勤求学识，为启迪民智而披肝沥胆，又遍交各地侠客义士，为创建革命团体而奔走呼号。何自新主张运动军队，熊十力赞成这一主张，率先投武昌新军凯字营（第三十一标）当一小兵。十力白天上操练武，夜间读书看报。王、何居旅舍，往来各学堂与军营之间。不久，何自新等结识了宋教仁、吕大森、刘静庵、张难先、胡瑛等，又由胡瑛与其师黄兴接上关系。一时志士毕集。1904年6、7月间，吕大森、刘静庵、张难先、何自新、曹亚伯、胡瑛

等创立科学补习所于武昌多宝街，以“革命排满”为宗旨，借研究科学为名，在学校和新军中进行革命活动，并与华兴会取得联系。何自新与刘静庵密定革命方略：以武昌为根据地，提倡民气，运动军队，组织机关。当时有一种议论，认为武昌不易发动革命，十力、自新都批评了这种说法。他们认为，武昌据长江中游，南北关键，九省通衢，系天下之安危，然而鄂军兵权由庸才掌握，如若我们秘密在行伍中多做联络工作，不数年即可行大事！但不久黄兴谋取长沙事泄，武昌科学补习所被查封。

1905年正月，发生了清末第一起革命党人行刺清廷高官的事件。行刺者正是熊十力的密友王汉。当时清廷亲贵、户部侍郎铁良，假立宪名义，南行时搜刮东南财富。刚强沉毅、不说空话的王汉原打算在湖北刺杀铁良，后恐累及家人，遂令胡瑛与他一道尾随铁良之后。行至河南彰德府，铁良换车时，王汉急忙跑上前射击，连发两枪，均未射中。卫兵立即追捕，王汉毁面投枯井自毙。当时他仅23岁，新婚才数月。王汉事件激发了武昌革命者的情绪，刘静庵、何自新在教会的掩护下，借武昌圣公会堂组织革命活动。这年冬天，熊十力由行伍考入湖北新军特别小学堂。学堂规定操课在校，就寝在营，因此与各营士兵接触频繁，学堂成了传播革命的最好场所。熊十力常在学兵中揭露清吏的腐化情况，借以激发士兵。有一次，他曾写了批评鄂军提督第八镇统制张彪的小文章贴在学堂揭示处。张彪颇为生气，耿耿于怀。这一年冬天，梁耀汉自日本归国，投军，入陆军特别小学堂，组织群学社。熊十力参加了群学社，曾聚会于黄鹤楼。

1906年2月，武昌最重要的革命党团，酝酿已久的日知会正式成立。成立大会在武昌候补街高家巷的日知会内举行。会议由刘静庵主持，并报告筹备经过，由冯特民宣读会章，接着

由何自新、朱元成、冯特民、孙武等相继演说，慷慨激昂。刘静庵提出的日知会宗旨是：“开导民智，救中国危亡，成一新中国。”刘静庵在报告中说：“中国醒，中国醒。我中华大国，外人要瓜分。我们同胞，又要做两重亡国奴了……现在祸在眉睫，应该醒来，应该觉悟，早想挽救之法，以免永为人奴隶牛马。”日知会在基督教圣公会掩护下活动，会员近千人，受其影响或听过演讲的有千余人之多。熊十力是由何自新介绍与刘静庵见面，并加入日知会的。

湖北麻城人余诚原参加过科学补习所，该所被封之后去日本参加同盟会。余诚早就有在内地策划革命的思想。日知会成立后，同盟会东京总部派余诚为同盟会湖北分会会长，并回省赴任。余诚回鄂后依托日知会活动，发展刘静庵、冯特民等加入同盟会，并协助刘静庵“整理党务，经理党校”。由于余、刘的精诚合作，日知会不少会员由余诚主盟加入同盟会。在这一段时间，余诚倚日知会组织革命，日知会会员实际上也可以说是同盟会湖北分会成员。因为同盟会湖北分会“以日知会会员为基本队伍，其主要活动也就是日知会的活动”。熊十力就是在此时加入同盟会的。据熊先生晚年回忆，他是在中国同盟会成立仅半年时参加同盟会的，经推算约在1906年2月间。此时熊十力相当活跃，组织了黄冈军学界讲习社。

1906年2至5月间，同盟会湖北分会和日知会活动的一个极为重要的依托，即是由熊十力领导的黄冈军学界讲习社。这一组织虽然仅仅存在了四个月，但其意义却不可轻视或低估。黄冈军学界讲习社所起的重要作用，即是成为军界与学界的纽带。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极高地评价了该社的活动，指出：“当时日知会分会密布于军队，尤以黄冈军学界讲习社为重要。先是鄂中军人与学子不相联络，军界中只有少数志士阴投身于其间，以无结合之故，不得大生影响。”

关于黄冈军学界讲习社的历史，有资料表明：1906年2月，几乎在日知会正式成立的同时，熊十力在武昌联合军学界有识之士，成立黄冈军学界讲习社，名为黄冈一县旅省人士之结集，以避警吏注目之故，其实该组织并不限于黄冈籍人。该讲习社联合在读或肄业、毕业于武昌各学堂（如两湖学堂、文普通学堂、武普通学堂、陆军特别学堂及四路高等小学堂等）的学生，及在驻省充各军兵役的军人。熊十力是该社主要发起人和主持者。在他的领导下，该社成为日知会的外围组织。该社社址设于武昌正卫街，房屋是社员张炳南、张海涛父子所捐助。社员利用“兰谱”订交方式，十人为一谱，此十人又各约十人推而广之。每星期日举行集会演讲，其内容多根据孟子与王船山（王夫之）、黄宗羲诸家之说，阐发民族、民权思想。熊十力则为其中之主讲。亡国亡族之苦，实为人类最痛心之境，每每发挥无遗。熊十力有时也讲授《周礼》，借以提倡地方自治的道理。该社主要从事文籍宣传，秘密散发《民报》及《警世钟》、《猛回头》、《革命军》、《孔孟心肝》等书刊。《孔孟心肝》一书，是吴贡三、梁耀汉在宋代人石介所著《孔夫子心肝》一书基础上扩充而成，通俗地阐述《春秋》大义，辩论种族关系，重申民贵君轻，曾由黄冈鸿译书社秘密印行数万册，散发于两湖两广。

黄冈军学界讲习社广结同志，扩大宣传，影响渐大。外县人首先加入这一团体并成为骨干的，有荆门季雨霖、沔阳赵光华、蕲春郝可权、鄂城徐叔渊、蕲水毕振英、孝感李实栗等。此外，还有黄梅、广济、汉川人及河南、湖南省人士。

1906年5月，熊十力主张乘机举事，提出暗地联络荆、襄、巴、蜀及河南的秘密会党、洪门哥老会等，使之发难于各地，清廷必遣军队去围剿，而军中同志即可乘机举起义旗，中原不难光复。这时熊十力肄业于武昌陆军特别学堂，奔走军中

甚为得力，响应者众多，风声渐大。清军监督刘邦骥马上向总兵张彪报告，张彪得报惶恐不安，即令予以逮捕。幸得营务处蓝天蔚暗通消息，熊十力先期藏于何自新家中的天花板上。张彪等悬赏五百金购熊氏头颅。（据贺觉非先生说，张彪不肯罢手，请张之洞下令通缉，并附呈熊十力以前在陆军特别学堂所作骂张之洞的短文。张之洞阅后对张彪说：“小孩子胡闹，何必多事？”）张彪恨无可泄，将黄冈军学界讲习社查封。时间在1906年5月。事发十日后，何自新见搜捕稍缓，将十力化装为一病妇，抬送到武胜门江边，租一小木船秘密送回黄冈。

这年12月，萍浏醴起义爆发，日知会力主响应。湖北巡警道冯启钧利用叛徒郭尧阶为侦探，于1907年1月12日将日知会查封。在此前后，逮捕日知会领导人刘静庵、胡瑛、朱元成、梁钟汉、张难先、季雨霖、李亚东等。何自新本来也在逮捕名单中，然得以躲避，于当月26日逃回黄冈团风，即告殷子衡，武昌机关遭破坏，刘静庵等被捕，力劝殷子衡速去日本躲避。但殷子衡未及成行，于1月31日被捕。在押送殷子衡去省城的一艘兵船上，殷子衡看到舅父吴贡三亦已被捕。二人对坐，没有说一句话。1907年1月7日至31日（旧历丙午十一月二十三日至十二月十八日），日知会九名骨干分子被捕下狱，史称“丙午之狱”。

不久，何自新与熊十力出没于江西境内、长江南边的德安、建昌（今永修）一带。何自新角巾野服，自号庐江道人。何自新曾赠诗一首给熊十力：“何物贞生（指熊十力）与季子（何自新字季达），飞来并向人间止；正乘今已廿余年，欲向死中求不死。”

早在1906年春，熊十力家里的兄弟子侄食不果腹，衣不蔽体，闻南浔铁路开工，德安多荒田，长兄仲甫即率家族迁居德安县木板垵垦荒。熊十力首次回到德安家中。

熊十力 1902 年至 1906 年间投身于反清革命事业，一腔热血，荡涤乾坤，为民族复兴，为革新政治，奔走于武昌军学界。这是熊先生光辉一生的第一页。虽然由于资料有限，我们已无法重现熊先生当年的风采，同时由于时代的变易，我们亦难以体察清末政治环境的酷烈，但我们仍然可以窥视熊先生及其志友的英勇斗争精神。熊先生 1944 年为居正《辛亥札记》所作序言中，特别表彰鄂中无数志士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以图实现民族主义、民权主义的精神，真诚、弘毅、高尚、纯洁，足以惊天地泣鬼神！这种置生死于度外的悲壮激越之气，是革命在武昌成功的精神前提。

就整个辛亥革命史来考察，日知会（包括黄冈军学界讲习社）是辛亥革命史上的首要环节，不仅培育和造就了埋葬清王朝的第一代掘墓人，而且为后继者积累了传播革命思想、策划武装起义的宝贵经验和血的教训。从这个意义上讲，日知会是武昌起义的奠基者和源泉。刘静庵、何自新、熊十力等忧时志士揭橥革命、呼号奔走的功绩不可抹煞。从组织系统上来看，日知会之后便有了更隐蔽的湖北军中同盟会的活动，有了从群治学社到振武学社到文学社，由文学研究会等到共进会，以及由文学社与共进会发动的武昌起义。从革命策略上来看，日知会遭查封后，军队同盟会才吸取了公开活动太多、过于暴露的教训，比较注意隐蔽组织和保守秘密。科学补习社和日知会都有公开活动太多的毛病，这当然不是哪一两个人的问题，而是武昌革命前期的普遍现象。日知会失败后，革命处于低潮，湖北革命直至两年后才逐渐复苏。在这种背景，尤其是何自新、熊十力曾遭清军通缉、目标太大的情况下，他们不可能在“丙午之狱”后重返武昌活动。

三、生命的转折：从政治到学问

1908年，熊十力返回故乡黄冈，改名换姓为周定中，在百福寺白石书院孔庙教书，不久又到邻近的马鞍山的黄龙岩教书。熊先生此时认真阅读朱熹的《近思录》、程颐的《程氏易传》、王船山的《周易内传》与《周易外传》。他对程氏和船山的易学思想颇有感触，并与何自新相切磋，对阴阳、乾坤、动静之关系有了新的理解，萌生了坤元即是乾元、动乃静之主的思想。次年继续读易书，由宋易而汉易，颇嫌宋易虚浮、汉易繁琐，便觉船山易学的精思察识实在汉宋诸儒之上。又读船山的《读通鉴论》，认为船山悲悯衰世之人沉沦于物欲，泯灭了族类意识，似是伤感太过。又读《列子》，由读《列子》启发了对王阳明“良知”和《大学》“明德”的理解，忽而触悟天地万物本吾一体，须向天地万物同体处（即万化大源处）认识本心。1910年，读康有为《人类公理》，病其浅薄；初闻西洋哲学唯物唯心之说，病其支离；更加坚信《大易》乾坤之义。这一年，挚友何自新病逝于家乡。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0月13日，黄冈光复，熊十力参与其事，光复后出任秘书，不久即赴武昌任湖北都督府参谋。辛亥年腊月，为庆贺光复，黄冈四杰——吴崑、刘子通、李四光和熊十力聚会于武昌雄楚楼。为抒发心志，顺次挥毫。吴崑书李白《山中问答》诗：“问余何事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刘子通发挥老子《道德经》思想：“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若有心若无心，飘飘然飞过数十寒暑。”李四光书：“雄视三楚。”熊十力书：“天上地下，唯我独尊。”这句话出自佛经，

佛门弟子说，佛祖释迦牟尼出生时左手指天，右手指地。熊十力借这句话抒发情志，讴歌主观战斗精神，讴歌个性。熊十力幼年时就说过：“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他是一个有真性情的人，是孔子所谓“狂者”。这种自尊、自信和率真伴随了熊氏一生。

民国元年，熊十力与詹大悲、胡瑛等人联名上书黎元洪，请以王汉、何自新从祀于武昌烈士祠。王汉事被秘书长饶汉祥压制而未果，何自新得列烈士祠。当年秋冬，鄂督特设武昌日知会调查记录所，编修日知会志，由孙武、蔡济民、季雨霖主所务，熊十力任编辑。熊十力写了刘尧澂（复基）传、王汉传等。

1913年，袁世凯解散国民党，二次革命爆发。讨袁失败后，日知会编纂工作不了了之。是年，熊先生与远在天津的《庸言》编辑人吴贯因书信往还，申述讨袁志向。

这一年，熊先生以“黄冈熊升恒”或“黄冈熊升恒子贞”的名义，在《庸言》发表了五篇笔札。这是迄今我们所知熊先生最早见诸报端的一组文字。从中我们知道熊十力在民国初元发起了证人学会，这是一个讲学问修养的同仁组织。熊氏希望以此组织讲论古学，以文会友，继绝学，开来哲，甚而风动社会，左右政界。所谓“证人”，即是“证明人所以为人之道”。熊先生立志坚持道统，弘大旧学，以拯救世道人心。“独握天枢，以争剥复”，充分表达了熊先生的志向。他所拟《证人学会简章》曰：“一、本会以证明人道、立人极、振学风为宗旨，故定名曰证人学会。二、本会会员以行己有耻为入德之门，故立身以实践为本，应世以实用为亟。”

综观熊十力于1913年首次公开发表的这五篇随笔，可知他对儒、释、道与基督教都有了初步的研究，尽管很不成熟，但却可以视作他日后《新唯识论》的诞生地。其中所透露出的信

息，如批评佛学、批评文士习气等，都为他日后的思想发展埋下了伏笔。此时熊氏固然博杂，然于孔子、《易经》、《易传》和宋明儒学，特别是其道器、乾坤两面的建设，已有相当的关注；对健行不息的刚健精神和修身立本的儒学本旨，已有相当的自觉。此时他又敏感地察觉到：“欧美学风，渐以东被，三尺学童皆有菲薄儒术、吐弃经传之思，而于西学又不得其精意，撷拾名词，长其骄吝浮薄鄙倍之习。士气人心，不可复问。先圣曰：‘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其逆睹今日之事哉？”这表明他已改变了1906年以前非汤武、薄周孔的取向。据此，我们可以把熊十力文化思想、哲学思想最初扭转的时间往前推到辛亥之前或民国元年。

熊十力是1913年二次革命讨袁失败之后离开武昌的。他回到德安，以遣散费为兄弟置田。不久，熊家搬到德安乌石门芦塘畈建房屋定居。这里风光秀丽。

1914年，熊先生与韩樾（即傅晓榛）老秀才之幼女韩（傅）既光在黄冈结婚。这一家本宗韩姓，祖继舅家傅姓，由傅晓榛这一代即开始归宗，为黄冈马鞍山世代书香。傅晓榛能诗文，通医道，家境较宽裕。他颇为欣赏熊十力的聪颖，且知道熊十力参加过革命，曾被通缉。傅晓榛的父亲傅雨卿曾在福建当过学正，即教育方面的官员，亦曾回乡参加《黄州府志》的纂修。熊十力妻傅既光有一姐二弟，姐姐傅子恭，嫁湖北省银行行长王渐磐（孟荪），大弟韩溶，后为黄埔军校一期学生。

1913年至1916年间，熊先生主要居住德安，发愤读书。曾居九仙岭阳居寺和敷阳山（即望夫山）积庆寺钻研经学、子学、佛学和商务印书馆翻译的西方哲学书籍，并在古塘王村教了短时期的私塾。1916年所作文字，现保留在《熊子真心书》中的有《船山学自记》、《某报序言》、《记梁君说鲁滂博士之学说》等。《船山学自记》文辞典雅，意境深沉，颇能反映熊